

經師易遇 人師難遭

黃忠慎

老師請瞭解我，戴嚴著，代言出版社印行。

，這會是人類的命運嗎？作者不自扮先知提供答案，遂使本篇更耐咀嚼。

譯者黃淑懿女士在法國教書，介紹像唐麗芝女士這樣非暢銷性的傑出作家，也只有寄居異邦的中國人才辦得到。本書由正中書局發行（六十七年四月臺初版），為國內第一冊中文對照小說，除文學功用外，我相信讀者也能同我一樣從其中獲得外語助益的。

學校教育令專家學者感到棘手的問題之一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。

這個問題在愈初級的學校中愈明顯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教師與學生之間關係的協調與否，是小學與國中教育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。

「老師好偏心」、「老師有虐待狂」、「老師動不動就罵人」、「老師好討厭」，中小學生對「終身為父」的教師下了這樣不滿的評語，在我們的義務教育中是司空見慣，而又令人感到遺憾的事。君不見，多少滿腔熱忱，打算獻身杏壇的準老師，在大專院校中修了幾個教育學分，熟讀了「教育心理學」、「教育哲學」和「教學方法」之後，步出校門，執起教鞭，依舊成為學童心目中的「好討厭」的「壞老師」。這其中的原因何在？很簡單，理論是一回事，實際却又是另一回事。

「老師！請瞭解我」不是硬幫幫地高談教學理論，而是蒐羅學生對老師的看法，然後由

著者透過學生們自己的心聲，加以研究探討而提出解決之道的一本書。

本書的編排方式是：先由學生講出自己的心聲，接着由著者針對心聲中所蘊含的問題提出適當的對策。綜觀全書，著者在每一篇學生心聲之後的「如是我說」大抵均為不偏不倚之論，從事教育工作者確有加以參考之必要。例如學生說數學老師好兇，每講完一道問題他就問我們懂不懂？起初我們以不出聲代表不懂，結果被狠狠地罵了一頓，說什麼『死啦！不會說話？』，第二天問我們懂不懂的時候，同學們鼓起勇氣說不懂，他瞪我們一眼，說『怎麼這麼笨！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！唸什麼書？可以不唸了！』然後心不甘情不願地再講一遍。講完後又問懂不懂，班上鴉雀無聲。『怎麼啦？你們到底有沒有在上課！』老師大聲叫着，而且把課本重重地摔在講桌上。『說，你們有沒有專心聽？如果有，為什麼會聽不懂？你們到學校來，吃飯的啊……』，就這樣訓到下課。我相信，你我在中小學都可能遇到這種火爆脾氣，叫人不敢正視的老師，當他詢問學生懂不懂的時候，如何回答就成了學生的一大考驗，本書著者身為教師，自然亦經常面臨此一令人困擾的問題，他的解決辦法是「在講解之後，出幾道類似題目讓學生做，如果大部分做錯的話，就必須重來，還不懂，就再一次，直到三分之二的學生做對為止。剩下的三分之一，就分配給懂的學生，讓他們充個小老師。然後在第二堂課時，再作一次測驗。」這樣的辦法確實可行，但是必須仰賴極大的耐心和恒心來支撐，否則談都不必談。

另外，有教師暗示好學生應當去老師家拜年，而學生却以為還是走後門、拍馬屁者，師生間的觀念有如許差異，勢將導致師生關係的更加疏遠，著者對此亦有其獨到之見解，他以為教師應該多鼓勵學生到家裏坐坐，或是聊天，或是談問題，總比在學校時來得親切、自然而且時間充裕。而為了打破學生視至老師家裏為「走後門」的不正確觀念，教師可以分批邀

請學生來，或是十人或是五人一組，利用週末假日的時間。而且規定每個學生至少要到老師家一次，如此就沒什麼彼此好分了。這樣的辦法很容易實行，端看教師是否有此心意而已。

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對粉筆灰避之唯恐不及的女教師，是學生心目中的「妖精」，由於她們缺乏犧牲奉獻的精神，致使教師在學生心目中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，對於如此教師，著者一針見血地評道：「不必計較那一點灰吧，老師與粉筆是分不開的。」此語能不令吾人感慨系之？

又有教師為維持班上秩序而鼓勵學生打小報告，實行「連坐法」者，以致同學間互相猜疑，無事生非，這種做法委實令人為之氣結，但願如此教師萬不得已，否則孩子們純真的天性將被抹殺無遺，那是我們所不堪設想的，誠如本書著者所說的，「這個班級一定是全校秩序最好的代表，但是您將看不到這些學生的笑容與活力，他們只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『樣版』。在他們小小的心靈裏，將是一片枯寂的沙漠；他們所遭受到的戕害，是時間所不能彌補的。」是的，今日我們需要的是愛的教育，而不是「斯巴達」式的管訓！

本書計收八十三篇學生的心聲，為了存真，著者僅作了文字上的整理與潤飾，我認為除了中小學教師外，教育學者和輔導專家都應該重視本書，倒不是因為著者的意見特別珍貴，而是這些孩子的呼聲，可作為教師參考改進的第一手資料。這些呼聲是由著者從不同的學校中蒐集得來，原本有千餘張，經整理挑選後，刊載本書的八十三篇皆具代表性，讀完本書，您會驚訝地發現：有些教師和學生間的距離竟是這般遙遠，實在不能不令人慨歎。袁宏後漢紀有云：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遭」，從前如此，今日猶甚，主司教育者，能不深思？再者，為了尊師重道，我殷望大家消取「教員」這個稱呼，教育是百年大計，而不是做買賣，教師就是教師，絕不是「教員」！